

58歲蔡國強 豪情依舊 繼續刺激

訪談錄

撰文：張綺霞 ellacheung@hkej.com

攝影：PM Chiu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上月亞洲協會頒發「亞洲藝術大獎2016」，表揚3位亞洲當代藝術家的成就，得獎者之一的蔡國強一身牛仔裝，一貫的平頭裝，似是對隆重場合的又一次藝術反叛。在當代藝術界，蔡國強也是一個反叛的藝術家，從八十年代開始就用爆破形式做藝術，創前人之所未有，因而引人注目。

他的裝置作品同樣以破格豪氣見稱，規模巨大，經常採用栩栩如生的動物模型，讓人震懾。然而成名後也招來不少批評，指作品流於形式、表演性過強。然而在他來說，藝術本來就具表演性，每次創作像一場場困難的遊戲，火藥爆破效果不可掌握，大型裝置製作困難，卻都成為刺激的挑戰，讓他與觀眾共同實現一次次的奇想。



▲蔡國強認為自己仍如從前一樣，是個喜愛幻想、好奇心強烈的人，把藝術當成好玩的事情在做。

蔡國強1957年出生於泉州，1995年移民美國，但仍使用中國護照。就如他到不同地方搬演的煙火作品，無論到哪裏都忘本源。去年6月，他在家鄉泉州創作了煙火作品《天梯》，火梯從下而上爆破，緩緩上升，是他為祖母百歲生辰而創作的作品。

祖母與父親，都是影響他藝術路至深的人。前者全心支持其創作路，甚至願意養他，要他專心畫畫，同時啟發了他許多做人的道理，要他凡事不要在意得失。

「我奶奶是從小漁村來的，年紀很輕的時候就信上帝，在那個鄉村的地方，信上帝



近牛祭國強的作品喜愛表現花草題材，圖為他為橫濱美術館創作的《朝顏》(局部)。

(Kamiyama Yosuke
圖片)

想，讓他覺得什麼都可成為創作的可能，而對超自然力量的嚮往，讓他想透過煙火作品與宇宙和外星的力量呼應。他曾說，火藥是他創意的泉源，用來表達對世界和人的思考，而不是為炸而炸。

鞭炮聲中成長

在他成長的地方，鞭炮聲是生活的重要記憶，家鄉泉州家家戶戶都以生產鞭炮為業，「同學每天回家都要幫忙做鞭炮賺一點錢補貼生活」。火藥觸手可及，經常成為孩子的玩具，他更曾經以之來製作土槍玩。這種危險的遊戲，啟發了他多年後的創作。

當地每逢結婚、生日、葬禮，人們都會放炮仗，「聽到鞭炮的響聲，便知道隔壁的大肚婆生了孩子」。他也在兩岸炮火中長大，危及生命的轟隆聲，對他來說並不陌生。「從前在泉州、金門沿海都是大炮，飛機也經常在空中盤旋打空戰，在少年時期，小學每個教室都要挖防空壕，警報起來就要鑽到底下，火藥用於戰爭，這個印象對我來說是很真實的。」

火藥代表生命，也代表死亡。人生在世若不好好轟炸一場，做一場超然的大夢，似乎枉活。「煙火在空中炸開，也是它死亡的時候。在美麗的光中消失，有寂寞和消亡的美。」

其後，他在上海戲劇學院修讀舞台美術，接觸到不同的前衛藝術流派。他沉醉於當代藝術的「亂搞」精神，認為當中的自由空間前所未見，讓他可以挑戰過去、開拓未來，找到表達自己的最佳方式。他開始研究多種可用的材質，希望能創造出自己專屬的風格。

「(美術)學校基本上還是寫實的訓練，可是舞台設計不一樣，是空間的，講究材料和戲劇性，在一定時間裏展開，這些訓練對我後來做當代藝術很有幫助。」

在1984年，他開始嘗試用火藥創作。當時他回到家鄉，忽發奇想，從鄰居買來火藥，把畫布掛在牆上，再向其發射小火箭，後來更把火藥直接鋪在畫布上，透過爆炸造成燒焦的痕跡，成為畫作。

作為中華文化四大發明之一，火藥對他來說是帶有傳統象徵的形式。與其保守性格相比，火藥豪放大氣、不易為人控制的性質，讓他愈炸愈過癮，是他熱情與想像的出口。

其後他用火藥可說是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，在空中炸出想要的圖案、在白日炸出彩色煙火、用煙火來延續長城的長度、把火藥附寄在樹上引爆，讓散開的火藥變成樹的形狀。或是在布上倒上各種火藥，蓋上防火布，火光熊熊的一聲轟隆後，就燒成了一幅畫作。他的創作總如魔術表演，吸引人圍觀，讓人驚奇讚嘆。

延續父親夢想

出身舞台設計，讓他對當代藝術有不一樣的思考，尤其是對其表演性的掌握，他的作品就如一個個實現奇想的戲劇舞台。「裝置藝術有空間、有材料，還要考慮到預算，要團隊合作，是集體勞動，要組織，加上我的爆破等作品都包含了很多時間(因素)和觀眾的參與，都跟戲劇有很多關係。」

如今他周遊列國創作，不少作品仍帶有許多中國元素與影子。父親曾有過藝術夢，卻苦不得志，經常在小小的火柴盒上繪畫浩瀚的山水，懷想故鄉。蔡國強成年後，才發現故鄉山水風景很平常，成為遊子後，他才體會到當中的孤寂心情。其後他創作出《不合時宜：舞台二》，讓多隻逼真的老虎全身插滿箭，旁邊則展出他父親創作的水墨畫《百虎圖》，遙相呼應，延續父親的夢想之餘，也是他對自身本源的追思。

但他拒絕自己被中國元素定義。「我有做草船借箭，也有做蘑菇雲、汽車爆炸、狼撞牆、很多動物在喝水，這就跟中國沒有什麼關係。」

釐清外界誤解

在創作以外，他也涉足策展工作，例如最近在卡塔爾多哈策展的展覽「藝術怎麼樣？來自中國的當代藝術」，希望能藉此推翻世界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成見，帶出藝術家的個人特質。「希望無論藝術家以中國還是不以中國、以政治或不以政治為主題，大家都能更關注他藝術創作的方法及在藝術史上的貢獻。」

「我認為整體上，世界對中國當代藝術有一些誤會，例如要求中國藝術家『很中國』，說中國的政治、社會的問題，或者是表現古老文化的內容。可是中國藝術家

除了做這些，還可以做跟世界任何人一樣的事，關注國際或世界上其他人都有的問題，個人的情感變化。沒必要以整個國家為他的主題。另一個是由於中國經濟蓬勃發展，也很注意到商業市場或拍賣，說中國藝術的新聞都是在說誰誰誰的作品又賣到多高價，中國的博覽會又賣到多少。可是中國藝術家個人的創造力，他們的作品好不好，作品的企劃怎樣，還欠關注。」他一口氣說。

不少論者均批評，新一代的藝術家常模仿成名藝術家的風格，難以找到獨特的創新性，蔡認為這只是學習的過程。「世代發生很大的變化，新和舊在交替，價值觀的丟失，包括信仰，社會創造新的可能性，可以更自由一點，更輕鬆一點，更突出個性，當然也有學習適應的階段，但我感覺今後會愈來愈好。」

京奧後更有溫情

自從中國藝術市場蓬勃發展以來，蔡國強的作品就登上「天價王」之列，2007年《為APEC作的計劃》以7424.75萬港元拍出，讓人嘖嘖稱奇，但隨後其他藝術家的作品創出更高價格，說到這裏，他咧嘴一笑，自嘲也只是個「曾經」的天價藝術家。藝術市場一直對他影響不大，「我主要的工作都是跟藝術館合作，很少跟畫廊或博覽會做，當然世界經濟不好也會影響美術館，經濟好的時候會有比較多預算，容易找到贊助。」

藝術成就屢獲肯定，創作規模愈來愈大，已經離當初在小室內炸畫的他很遠。但他認為自己仍如小時候一樣，是個愛幻想、對許多事情感到強烈好奇的人。「好奇未知的世界，看不見的世界。把藝術當成好玩的事情，這些感覺是不變的，這也是不同文化的人都有共鳴的。」

兒女情長

年紀漸長，人生也有了許多變化，他在作品中投放的情感也有所改變，形容作品變得「更生活，更情感」。「奧運(他為北京奧運開幕式創作煙火)前我的作品都是與宇宙、外星、中國文化歷史有關，是挺大規模的作品，奧運後更多花草題材，大白天的彩色煙火，兒女情長起來了，更多溫情的東西。年齡漸長，感到有些藝術與自己距離更近。」他慢慢收起了笑容，「孩子都長大了，我是比較寂寞的。我有兩個女兒，我很喜歡她們，很小很可愛。」他用手比了比當時女兒的高

度，因為回憶又漾起甜蜜的笑容。「可是孩子都長大了，經常出去，我也經常離開她們，愈來愈寂寞。」

他的作品常帶有環保及和平的思考，在這千瘡百孔世界中，藝術家可有什麼角色？他嘆道，不應期待藝術能改變什麼。「藝術不能被要求是改造社會的，它是非常個人的，不是那麼偉大的事情。如果說要做一個能為社會帶來改變、偉大的藝術，藝術就會做不好，共產黨就是要藝術家做這樣的事，結果社會就出不了很多偉大的藝術家。蘇聯前的俄國各範疇有很多偉大藝術家，都是世界最好的，但俄國變成社會主義，要求藝術家為偉大的理想服務，藝術就搞不好。要珍惜藝術個人的特質，不要求藝術太偉大，藝術反倒會有力量，代表大量人的情感。」



蔡國強出生於泉州，是家中的老大，圖為童年時他與家人的合照。

(蔡工作室圖片)



去年六月，他在泉州為祖母百歲生辰創作煙火作品《天梯》。(蔡文悠及蔡工作室圖片)

蔡國強小檔案

出生年份：1957

出生地點：福建泉州

曾獲獎項：1995年獲日本文化設計獎、1999年獲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國際金獅獎、2009年獲第20屆福岡亞洲文化獎、2012年獲美國國務院藝術辦公室50周年紀念藝術勳章、2012年獲高松宮殿下紀念世界文化獎及2015年獲巴奈特紐曼基金會獎金等

ERS



上月亞洲協會頒發《亞洲藝術大獎2016》，蔡國強穿着牛仔西裝領獎。